

一九九〇年代的國際軍售

林岩哲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一、從一件國際金融弊案說起

從波斯灣戰爭到蘇聯的政變，在今年（一九九一年）國際間接二連三地發生重大事件過程中，一項在國際金融界引起大震撼的事件，却鮮為國人所正視。近年來國際局勢遽變，國人對世局愈加關注，但關注焦點似乎大都集中在國際政治與軍事的變化。雖然此事件的爆發，表面上看來，是一項國際金融事件，但從其陸續揭發的黑幕罪行，牽涉國際政治與軍事的結構，對未來國際軍事的發展，將產生相當的影響，實不能為吾人所忽視。

事件發生原委是這樣的：在今年七月初，英美法加等七國司法單位同時一舉查封了各國境內的國際商業信貸銀行（Bank of Credit & Commerce International）之各分行，震驚整個國際金融界。雖然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在國際金融排行榜中不列前茅，但其有四百多個支部分行，却也遍及七十多國世界各大都市。國際商業信貸銀行為巴基斯坦財閥亞倍第（Agtha Hassan Abedi）所創辦，估計資產二百億美元。銀行設立是在盧森堡登記註冊，總部設在倫敦，但整個主樞中心是在喀拉蚩的部門。表面上，國際商業信貸銀行是一跨國性的國際銀行，但實際是一多元化的企業公司。在今年七月初，該銀行遭到英美法等國的查封，告發罪行是從事國際賄賂，走私毒品，以及進行大量的非法洗錢業務。案發牽涉許多國際政要，包括菲律賓的馬可仕、巴拿馬的諾瑞加、伊拉克的胡辛。正如時代周刊所說的：「從沒有類此醜案牽涉這麼多的金錢，這麼多的國家，甚至這麼多的政要。」^①所以時代週刊鄙夷地稱，國際商業信貸銀行是世界最低級的銀行（The World's Sleaziest Bank）。國際商業信貸銀行的訟案，目前仍在進行中，尚未定讞。但從其陸續揭發的黑幕弊端中，倒值得注目的是，該銀行除了從事國際洗錢之外，竟是從事國際軍火黑市的大戶。由其經手或仲介的武器交易，其數量之多，牽涉之廣，可說有史以來恐

註① Time, July 29, 1991, pp. 42-47, at p. 42.

無出其右者。曾與其掛鉤的國家，包括中共、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印度、沙烏地阿拉伯。甚至以製造生產幻象式戰機的法國達索航空公司（Dassault Aviation）和美國中央情報局，亦有所牽連。因此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受到查封，其影響所及，恐在國際軍火市場上產生結構變化，因而影響未來國際軍事情勢的發展。

近幾十年來，國際戰火頻仍，與國際軍火交易熱絡有關。但國際軍火交易熱絡，究是因是果，仍有爭議。②而不爭的事實是，國際間武器交易，似從未節制。十多年前，筆者曾形容國際武器交易的氾濫，就像瘟疫般，已蔓延全球。③一九七九年卡特政府爲了遏阻國際武器交易的氾濫，提出限制武器輸出政策。然而這十多年來，國際武器交易之風非但未見收斂，反而更形昇高擴散。君不見，兩伊戰爭所以得持續八年之久，豈非國際間源源不斷供應兩伊軍火而使然？一年前，伊拉克公然入侵科威特，有恃無恐的挑起波斯灣戰爭，即仗其多年來輕易取得歐美武器而妄自尊大，終而招來了幾乎亡國之禍。

無可諱言的，一場波斯灣戰爭，隆隆砲火，纔再度驚醒了世人，意識到抑阻國際武器交易的氾濫，已刻不容緩。④所以到五月廿九日，美國總統布希提出一項中東限武方案，並且呼籲五大武器輸出國（美、英、法、蘇、中共）儘快集會研商規範軍售問題。次日，法國總統密特朗也隨即提出一項全球裁軍計畫，以彌補布希中東限武方案之不足。終於導致英、美、法、蘇、中共等五大軍火出口國於七月九日在巴黎舉行了兩天會議。會後發表了一項共同聲明。在聲明中，與會五國一致同意，採取措施，使中東成爲沒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地區。同時在聲明中強調，國際間毫無限制的武器與軍事科技的轉移，經常導致地區的不安。聯合國應在各方協助下，設立全球軍售登記制度。與會五國將訂定對中東武器轉移規則，並協調彼此的武器轉移活動。

二、歷年來的國際軍售趨勢

毫無疑問的，最近幾個月來，身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五大武器輸出國，爲了防止像伊拉克這樣囤積大批武

註② 林岩哲，「國際武器交易與美國武器外銷政策」，問題與研究，第十七卷第十一期（民國六十七年八月），第七〇至七二頁。

註③ Michael T. Klare, "Who's Arming Who?" *Technology Review*, XXXIX (May / June, 1990), p. 44; Ian Anthony, "The Global Arms Trade," *Arms Control Today*, XXI (June, 1991), p. 3.

註④ Anthony H. Cordesman, "No End of a Lesson? Iraq and Issue of Arms Transfers," *RUSI Journal* (Spring, 1991), pp. 3-10; Frank Barnaby, "Arms Control after the Gulf War," *Conflict Studies*, No. 240 (April, 1991), pp. 1-27; Janne E. Nolan, "The Global Arms Market After the Gulf War: Prospects for Control,"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XIV (Summer, 1991), pp. 125-138; "Arms for Sale," *Newsweek* (April 8, 1991), pp. 22-28.

器國家的再出現，而造成國際威脅，數度集會協商國際軍售問題，對遏阻國際軍售的氾濫，顯現一片曙光。尤其於十月十八日，美、英、法、蘇、中共五國高級官員，在倫敦舉行了兩天會議之後，達成一項協議，同意採取一連串的行動方針，以限制對中東地區的軍售，更是一項重大的突破。

然而這半年來，隨着東西方冷戰的結束，蘇聯政局丕變，華沙公約組織解體，過去東西對陣的軍備，何去何從？加以各地民族主義的浪潮，風起雲湧，此起彼落。區域紛爭隨着東西方對立的下降而成反比的升高。問題是，曾是用於東西方對陣的軍備，是否會淪落到民族紛爭中再佈陣？歐美的軍事工業是否也要隨東西方對立的氣氛揮散而停擺？而且這些年來，國際武器市場結構已起變化。過去美蘇少數幾個強國幾乎壟斷的市場已不再。一批新起的武器輸出國，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新武器輸出國，^⑤紛紛加入國際武器市場。市場結構已逐漸變成多國多元的買主市場。厚利潤所趨，這些新武器輸出國正使出渾身解數，開拓市場，豈能就此罷休？顯然地，國際情勢出現兩極的發展。一方面是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正為抑阻國際軍售的氾濫而揭開一線曙光。另一方面，民族主義和新武器輸出國的出現，却為抑制國際軍售的氾濫，帶來一片陰霾。這對世界和平是福是禍？對關切戰爭與和平的人士，是喜是憂？深值思慮。

姑且撇開禍福喜憂問題。先從過去國際軍售的情況來探索國際軍售的模式軌跡，或許可以冷眼展望未來的動向。^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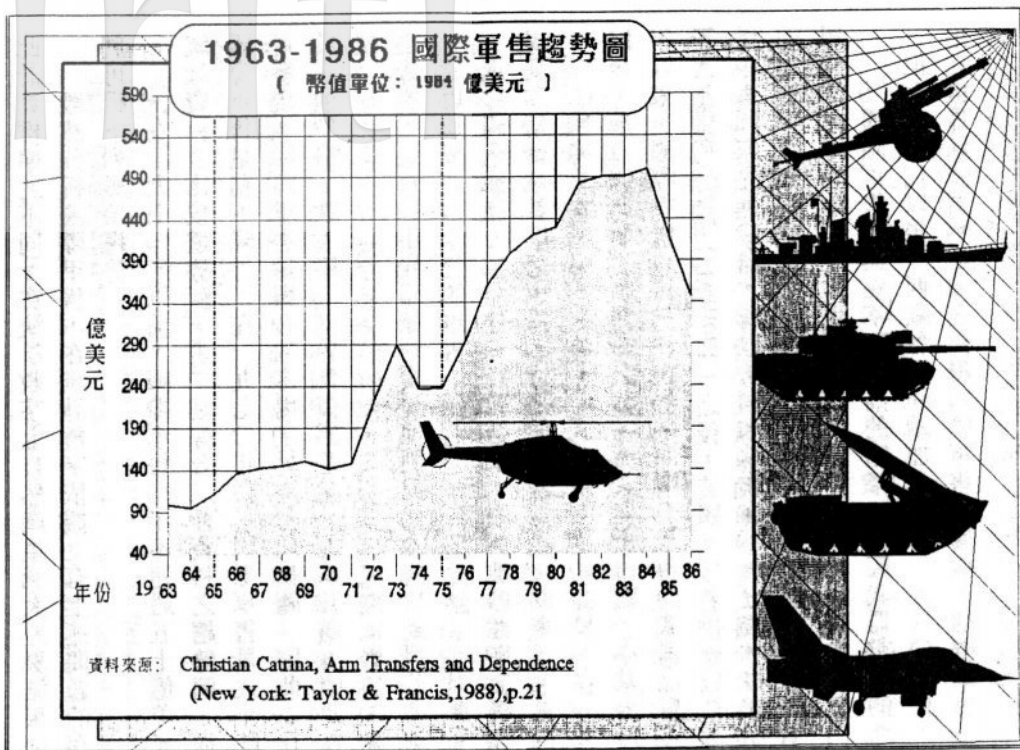
一般而言，觀察分析國際軍售，主要有三個統計資料來源：(一)瑞典國際和平研究所每年出刊一次的世界軍備與裁軍年鑑(SIPRI Yearbook)；(二)美國裁軍總署每年編輯的世界軍費與武器轉移(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and Arms Transfers)；(三)美國國會圖書館研究部的傳統武器轉移年度報告。此外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出刊的世界軍事均勢年刊，亦常被引用參考。由於這幾項的年鑑報告，採用資料統計的方法，各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用來對照比較，亦不能作統一換算。^⑦例如，就美元而言，各用不同的基準年通貨幣值，因此，在軍售價值的數字上有很大的差異。同樣地，究以何種武器交易方可計算軍售？以主要武器，或包括運輸通訊小武器作計算？甚至軍售以訂貨或送貨為準？是否包括軍事軟體或非殺傷性軍備？凡

註⑤ 其實目前可查再稱第三世界，有待商榷，隨著共產第三世界的瓦解各國政治經濟的發展，以及國際集團勢力的消退，所謂第三世界的概念，無論從邏輯上或特徵上，有待重估界定。見 John Crutickshank,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World: A Concept Whose Time Has Passed," from *Globe and Mail*, reprinted in *World Press Review* (February, 1991), pp. 28-29.

註⑥ 在學術界探討一般國際軍售的著作，主要有：Michael T. Klare, *American Arms Supermarke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4)；Andrew J. Pierre, *The Global Politics of Arms Sal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Christian Catrina, *Arms Transfers and Dependence*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1988)；Michael T. Klare, "The State of the Trade: Global Arms Transfer Pattern in the 1980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XL (Summer, 1986), pp. 1-21；Stephanie G. Neuman, "The Arms Market: Who's on Top?" *Orbis* (Fall, 1989), pp. 509-5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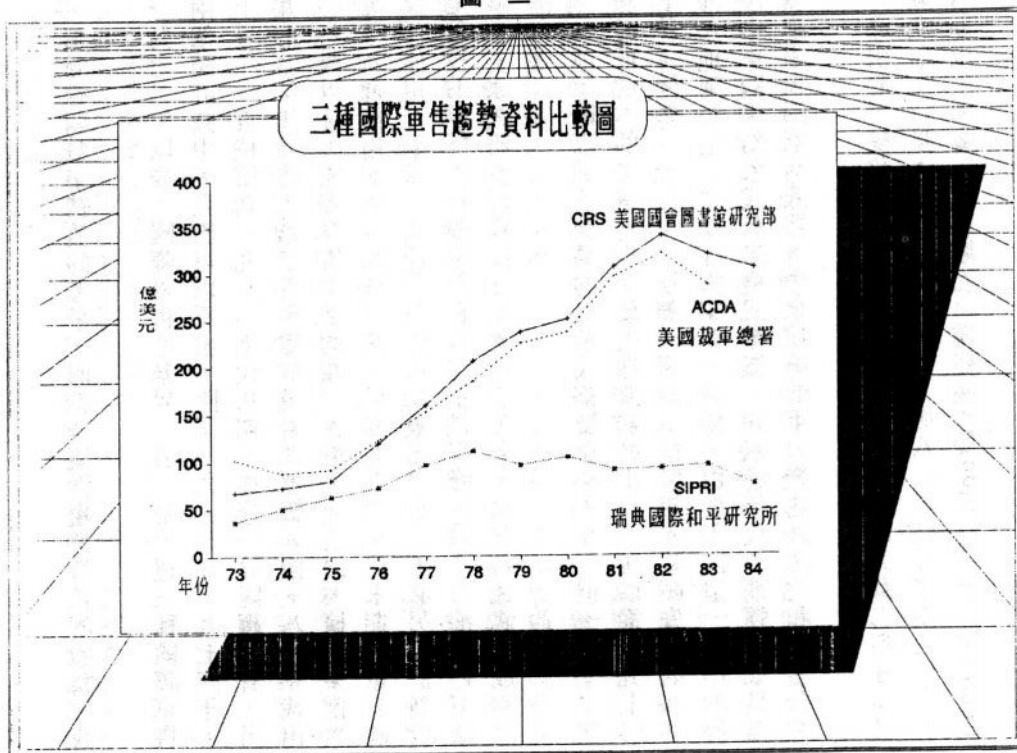
註⑦ 關於此問題的討論，詳見 Catrina, *op. cit.*, appendix I, pp. 363-371.

圖一



一九九〇年代的國際軍售

圖二



七三

此計算標準之不同，在統計數字上自然產生極大差異結果。

雖然分析國際軍售，在統計數字依據上有上述問題的存在，不過撇開數字精值的考量，而就全盤性趨勢特性的觀察，我們可得到下列幾項趨勢：

(一)在一九七〇年以前，國際軍售每年不超過五十億美元。一九七二年以後，國際軍售值暴昇。表一是上述三種國際軍售統計資料之比較趨勢圖。表二是綜合三種資料之趨勢圖。從這兩個統計圖中，我們可以看出，除了一九七三和一九七四年，國際軍售量稍下降外，在一九七〇年代，國際軍售量逐年陡峻上昇，一直持續到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從這一昇降趨勢看，另可發現，國際軍售量與石油市場之昇降密切相關。因此，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後，第三世界變成主要武器輸入國。八〇年代由於石油價格下跌，第三世界負債償還能力大為減弱，因此在八〇年代以後，國際軍售年平均在三百億美元之譜。據克萊爾教授 (Michael T. Klare) 的解釋，八〇年代國際軍售的下降，除了石油價格下跌原因外，第三世界在七〇年代末期大量訂購之武器，到八〇年代陸續到貨。他們對此等新貨武器首需訓練操作使用及維護。此種情況將持續數年之久，不必另再訂新貨。所以造成八〇年代的軍售不如七〇年代的熱絡。^⑧另據安東尼教授的解釋，國際軍售在八〇年代下降，除了石油價格下跌、進口國還債能力減弱外，冷戰結束、幾個地區性衝突緩和或解決、原武器進口國提昇本國武器工業，以及新式武器成本之提高和精密複雜度之加強，皆是使原武器進口國裹足不前的原因。^⑨

(二)國際軍售的另一趨勢，即武器精密度的提昇。在一九七二年前，國際武器交易的機種大都屬過時舊品。但一九七二年以後，進口國開始訂購精密武器，而武器出口國，亦基於厚利和減低成本之考量，也開放先進武器的出口。所以從一九七〇年以來，國際軍售的另一種趨勢，即國際軍售的武器品質步步上昇。例如，一九七二年美國開始出售伊朗當時頗先進的八架 F-14 雄貓式戰機 (Tomcat) 之後，美國又接着供應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埃及等國家新式戰機。由於美國這一連串的提升中東國家先進武器，所以法國和蘇聯在不久之後，也開始輸出中東國家幻象式和米格式戰機。到八〇年代，飛彈又成爲新的先進國際軍售項目。在一九八〇年代，由於美、法、蘇不斷供應中東國家新武器，中東地區的軍力幾達到北約和華沙公約組織的水準。中東地區也因此成爲近年來武器競賽的主要鬥場。

(三)國際軍售量與質不斷提高的結果，國際武器市場的結構，亦引起了變化。就武器出口國而言，原先爲美蘇二超強而已。但七〇年代以後，西歐各國陸續加入市場。到八〇年代，西歐武器出口量，幾與美蘇同等量。而八〇年代後半期，中共和第三世界新武器輸出國之出現國際軍售市場後，國際軍售市場演變成多國多元化之場面。據紐曼 (Stephanie G. Neuman

^⑧ Klare, "The State of Trade," *op. cit.*, pp. 3-4.

^⑨ Iran Anthony, "The Global Arms Trade," *Arms Control Today*, XXI (June, 1991), p. 3.

的統計，在一九六三年，武器輸出國有三十二國，到一九八四年，增加到四十八國。其中第三世界武器輸出國，從原先的六國，增加到一九八六年有二十七國。而在武器輸入國方面，從一九六三年的九十一國，增加到一九八六年的一一八國。^⑩另據瑞典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統計，在一九九〇年武器進口國全球有一三二國。^⑪由此可見國際軍售買賣雙方的結構變化。

三、國際軍售的未來可能趨向

如前所述，從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國際軍售市場無論在量的方面或質的方面，不斷提昇的結果，市場結構已起了變化。這種變化更在一九九〇年代受到最近的兩件重大國際事件的影響。此兩件國際大事即波斯灣戰爭和蘇聯政情丕變，連帶引發的華沙公約組織之解體。

波斯灣戰爭的結果對國際軍售有下列幾項的影響：(一)這是近幾十年來的第一次多國戰爭。其所以引起這種戰爭，無疑地與多年來國際軍售氾濫有所關連。也因此遏阻國際軍售成了一九九〇年代國際政治的一項主要課題。(二)在波斯灣戰爭過程中，種種精密先進和傳統武器紛紛出籠，無異是一次最大規模的國際武器的展示，連帶地引起了國際武器市場上，買賣雙方的注目。世界各國，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在檢討波斯灣戰爭得失，從中吸取教訓經驗之餘，也重估本身的武器裝備，調整武器的輸出或輸入。過去英國與阿根廷之間的福克蘭島戰爭結果，促成法國飛魚飛彈 (Exocet) 成為熱門貨，即為顯例。飛魚飛彈早在一九七二年即問世，並於一九七八年在法國海軍開始服役。但在福克蘭島戰爭後，才成為國際軍售搶手貨。目前購買法國飛魚飛彈的國家在二十個以上。單在拉丁美洲即有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等國。^⑫同樣地，在波斯灣戰爭中展現威力的愛國者飛彈，是否又將成為國際軍售搶手貨？這是一個值得注視的問題。^⑬

顯然地，波斯灣戰爭對國際軍售產生了兩種看來彼此矛盾的影響。這種矛盾現象也同樣發生在蘇聯政情丕變、華沙公約組織解體後。雖然多年來蘇聯一直是世界武器最大輸出國，但近年來，蘇聯的軍售大為下降。據瑞典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統計

註⑩ Neuman, *op. cit.*, pp. 509-511.

註⑪ Anthony, *op. cit.*, p. 3.

註⑫ Paul F. Walker, "High-Tech Killing Power,"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XLVI (May, 1990), pp. 23-24.

註⑬ 其實愛國者飛彈的威力是否真如一般報導中的可靠，仍有爭議。參見 "U. S. Army Patriot Proven in New Role As Anti-technical Ballistic Missile Weapon," *Aviation Week & Space Technology*, CXXXIV (Feb. 18, 1991), pp. 49-51; "Critics Home in on Patriot Missile," *New Scientist*, CXXIX (Feb. 2, 1991), p. 2; "How the Patriot Almost Lost the War," *Forbes*, CXLVII (May 27, 1991), p. 33.

，蘇聯的軍售在國際武器市場的佔有率，從一九八六年的百分之四十四降至一九九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九，而美國軍售在一九九〇年的佔有率，已高達百分之四十，成為世界頭號武器輸出國。^⑭顯然地，過去華沙公約組織和伊拉克一直是蘇聯軍售的固定最大客戶。隨着這些大客戶的流失，蘇聯軍售大為下降，這是必然的結果。這也是近年來蘇聯願意參與中東和談，與美國合作，限制對中東軍售的主要原因。但在另一方面，蘇聯的軍事工業產能一直超乎本身國防需求，加以近年蘇聯的經濟改革，需大量外匯資金情況下，是否可再降低武器的輸出，這也是個問題。據美國裁軍總署的估計，蘇聯對外軍售賺取外匯，佔其出口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二十。^⑮因此蘇聯若要繼續其經濟改革，蘇聯軍事工業的外銷壓力，不但不因華沙公約組織的解體而減弱，反而更形加重。

其實東西方冷戰的結束，軍品外銷壓力更為加重，不但發生於蘇聯，西歐各國也遭遇同樣的困境。^⑯隨東西方對抗的解除，西歐各國削減國防預算，其結果造成了原有軍事工業生產過剩。如何消化原供應本國國防所需而變成過剩的這些武器，成為軍事工業上的一大壓力。因此如何求其新出路，以維持軍事工業原有產能，是西歐各國在冷戰後面臨的另一問題。況且一九九二年締造歐洲經濟統一的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即將來臨。西歐各國不可能再放棄原有的國際軍售市場地位。因此在此情況下，西歐各國須調整其軍事工業策略。其未來可能的動向即各國必須進行軍事工業的合作。合作方向包括：（一）整合歐洲武器的研究開發與採購計畫；（二）建立歐洲的軍事武器生產基地，加強自立自足的國防；（三）尋求新的武器輸出市場。^⑰事實上，從一九八〇年以來，西歐在開發新國際軍售市場方面已頗有績效，尤其在中東地區。但隨着波斯灣戰爭結束，國際要求限制對中東地區的軍售聲浪中，西歐開發的軍售市場可能轉到較少政爭的亞洲地區，並且出口較少惹人注目的非攻擊性武器為主。^⑱最近法國國會建議法國政府重新評估對中共及台灣軍事禁運政策，即可看出此種趨向。

值得注意的另一項可能發展即歐洲對陣的原有武器出路問題。根據一九九〇年的歐洲傳統武力條約（The Conventional Forces in Europe Treaty），簽約國必須在條約成立後大量裁軍。因此東西歐各國在條約成立後，不是需大量銷毀原用於東西方對陣的武器，否則即設法出售轉手這些武器到其他地區。據報導，捷克即列出五五三九項武器準備出售出口，並且計

註⑭ Anthony, *op. cit.*, p. 3; "We Arm the World: U. S. is Number One Weapons Dealer," *The Defense Monitor*, XX (Aug. 27, 1991), p. 1.

註⑮ U. 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1988*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9), p. 103.

註⑯ Brendan Murphy, "Beset by Sharp Sale Decline, Italy's Naval Industries Unveil New Strategies," *Armed Forces Journal International* (July, 1989), pp. 28-30; Alexandra Schwartzbrod, "Decline in French Defense Exports Highlights Need to Overhaul System," *Arms Forces Journal International* (Dec., 1988), p. 44.

註⑰ Antony, *op. cit.*, p. 6.

註⑱ *Ibid.* 另有人認為新興起的太平洋盆地國家將會成為一九九〇年代的主要武器輸入國。見 Klare, "Who's Arming Who?", *op. cit.*, p. 45.

畫出售敘利亞三百輛蘇聯製T-72型坦克。¹⁹其他即將隨捷克跟進的東歐國家，包括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等國。這些東歐國家不但準備出口舊武器，而且擬開發新武器市場，提供硬軟體及零件維修服務。另據報，西德在德國統一之後，也有類似行動。擬將接受自東德的舊武器尋求新貨主。²⁰

四、國際軍售黑市

我們在前面說過，國際軍售是在一九七二年以後才突然逐年上升。一九七〇年代可說是國際軍售的黃金十年，此與國際油價上漲息息相關。但在一九八〇年代國際軍售隨着油價開始下挫。尤其在一九八〇年代後半期，國際軍售量逐年下降。據瑞典國際和平研究所最近統計的資料顯示，一九八七年的國際軍售總值為三九八億美元，一九八八年為三三九億美元，一九八九年為三三五億美元，一九九〇年為二一七億美元。²¹如果以一九八七年為基準，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減少百分之十五，而一九九〇年更下跌了百分之四十五，成為近二十年來國際軍售量最低的一年。最近這幾年來，國際軍售量之所以逐年下降，其原因有多端。我們前面也曾解釋過，武器輸入國的負債償還能力普遍減弱，冷戰結束，各地區性的衝突多數已平息，再加上原武器進口國的軍事工業紛紛提昇自給能力等因素，促使國際軍售量逐年下降。

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前述種種統計數字所顯示的趨勢，是否真正反映出實際國際武器轉移流量的趨勢？如果我們細究這個問題，所得的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從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國際間有許多武器的轉移，是透過所謂黑市和灰色市場（Gray Markets）的交易，進行武器的轉移。所謂黑市，係指非法交易武器的市場而言。這種市場的賣主通常是某種秘密組織。其出售武器的來源，常常偷竊自某國家的武器庫存，或賄賂官員，以偷天換日方式取得武器，然後透過秘密管道，或繞道方式，將出售的武器送抵目的地。至於所謂灰色市場，通常以正常合法程序，取得武器轉售。一般灰色市場的貨品往往是可作軍民雙重用途的軍事裝備，如直昇機、通訊器材、電子電腦設備等。由於此等裝備之出口是以民用理由申請，因此買方政府往往借用政府相關單位正式出面向賣方政府提出申請出口。如果申請出口未經批准，即換以黑市管道進行。

迄目前，無論是瑞典國際和平研究所或美國裁軍總署，或美國國會圖書館研究部，皆未對國際軍售的黑市和灰色市場作

註¹⁹ "We Arm the World: U. S. is Number One Weapons Dealer," *The Defense Monitor*, XX (Aug. 27, 1991), pp. 6-7.

註²⁰ David Silverberg, "Germany Looks for Buyers of Surplus, Obsolete Equipment," *Defense News*, (April 15, 1991), p. 5.

註²¹ 此等統計數字是一九九一年的年鑑初步統計數字。億美元元以下數字省略。美元以一九八五年通貨幣值計算。參見Anthony, *op. cit.*, pp. 3-8. 另參照 SIPRI Yearbook 1989, pp. 195-228.

正式統計。一般相信，近年來國際軍售的黑市和灰色市場的交易量相當可觀。據一位不願具姓名的美國官員在一九八五年透露，估計黑市國際軍售年達九十億美元以上。²²這些估計尚不包括軍事科技的轉移和一些如運輸通訊及低科技武器裝備的銷售。

過去伊拉克輸入武器的例子可以看出國際黑市武器交易的氾濫。表面上，伊拉克武器來源得自蘇聯，事實上，其武器採購遍及全球。伊拉克早自一九七〇年代即透過其情報系統部署了全球軍事採購網。其佈樁不但遍及歐洲各國，也深入加拿大、美國、甚至拉丁美洲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國。至於亞洲的北韓和中共，自不在話下。其佈樁方式或成立空頭公司、或銀行、或顧問機構、或律師公司。雖然在一九九〇年八月，有許多空頭公司被當地政府舉發查封，但仍有許多伊拉克的軍事採購組織在世界各地進行地下活動。²³根據美國一項未完全解密的資料估計，從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九年，伊拉克輸入武器總值八十億美元。從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九年兩伊戰爭期間，伊拉克輸入武器總值高達四千五百七十億美元。其中有八十億美元係從西歐購入武器。²⁴另據美國裁軍總署的一項資料，在兩伊戰爭期間，至少有二十八個國家，透過各種管道，出售武器給交戰的雙方。²⁵由此可見，如果不是國際軍售黑市的存在，兩伊戰爭不可能持續八年之久，而去年亦不致發生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事件。

近年來國際軍售表面上衰退，但實際已大量轉移至黑市交易。這種轉移交易方式不是沒有原因的。我們在前面曾說過，今日國際軍售市場結構已形成多國多元的買主市場。國際武器交易市場日益競爭，買方不但有更多賣主賣貨的選擇，且要求更高品質貨色，甚至要求正常管道不易取得的裝備。因此軍售黑市無不用盡種種手段來滿足客戶的要求。在軍售黑市上，不但可以取得大量的武器交易，也可以購買到東西方平常不易輸出的種種精密武器。一九八九年一位新聞記者對軍售黑市的報導，可看出今日國際軍售黑市的猖獗。²⁶他曾花兩年時間深入探索國際武器黑市，發現東西方種種精密武器，大都可從武器黑市中找到賣主。他曾舉列的黑市武器包括針刺式地對空飛彈 (Stinger SAM, Stinger POST SAM)、吹管式地對空飛彈 (Blowpipe SAM)、標槍式地對空飛彈 (Javelin SAM)、短劍式地對空飛彈 (Rapier SAM)、俄製 SA-7 地對空飛

²² Wayne Biddle, "The Big Business in Arms and Add-On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29, 1985, p. 30.

²³ Anthony H. Cordesman, "No End of a Lesson? Iraq and the Issue of Arms Transfers," *RUSI Journal* (Spring, 1991), p. 3; "From Chile to Miami, Miami to Baghdad," *Newsweek* (April 8, 1991), pp. 27-28.

²⁴ *Ibid.*

²⁵ Jo L. Husbands, "A Buyer's Market for Arms,"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XLVI (May, 1990), p. 18.

²⁶ Alan Malcher, "Author Goes on 'Shopping Spree' in Illicit Arms Market," *Armed Forces Journal International* (August, 1989), pp. 40-41.

彈、米蘭反坦克武器、Car Gustav 八四釐米反坦克武器、五十輛新式豹型坦克、七架 C-130 運輸機附二十五萬件分解補充零件、三架天鷹式戰機、兩架美洲豹直昇機、五部米格二十一之二五式引擎、三架米格二十一型戰鬥機等。從這一黑市待售貨單中，可以看出黑市貨主的神通廣大，而國際軍售黑市幾可用「琳琅滿目，無所不有」來形容。

五、國際軍售黑市大號子

論起國際軍售黑市，不能不回頭進一步詳談本文前面提到的國際商業信貸銀行過去在軍售黑市的活動。²⁰如前所述，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外表看似一般跨國的國際性銀行，但其實際的營業，却是貨真價實的多國性多元化之企業組織。國際商業信貸銀行最先由阿富汗財主亞倍第 (Agha Hasan Abedi) 於一九七二年在盧森堡註冊設立。不過在今年案發前，該銀行股份大都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查葉德 (Sheik Zayed) 所收購。雖然如此，該銀行的本質並未改變。仍然是一家阿拉伯人經營、專為阿拉伯世界提供特別服務的銀行。

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從事非法業務，最先是利用各種隱密途徑及其相關聯盟組織，從事國際洗錢工作，後來才發展出包括國際軍火交易業務。國際商業信貸銀行經營軍火交易業務項目包括仲介、提供資金貸款、假造信用狀，甚至替客戶報關運送及走私軍火。這十年來，由其經手的國際軍售不計其數，包括許多正常合法的軍火交易、軍火運送。軍火項目包括小至火箭發射器、坦克，甚至法國的幻象二千式戰機。當然，許多非法國際軍售案，國際商業信貸銀行皆有參與。它曾經提供核子武器技術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利比亞等國家。

國際商業信貸銀行所以能够起家，而在國際軍售黑市大行其道，與一九七九年的蘇聯入侵阿富汗有關。當年巴基斯坦佔戰略地利，美國為補給阿富汗反抗軍針刺飛彈及其他軍火，即取得巴基斯坦政府的合作與安排，轉運軍火。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從此插手其間，不但替美、巴偷運軍火給阿富汗反抗軍，亦替美國蒐集情報。所以在一九八〇年代，美國在巴基斯坦的情報站成為美國在回教世界中的最大情報工作站。

國際商業信貸銀行所以在阿富汗事件中成為美、巴兩國政府地下執行者，一方面是由於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在巴基斯坦的血緣關係與其政經地位所自然促成，另一方面是，國際商業信貸銀行的地下秘密情報網，不但組織複雜又嚴密，遍佈全球各

註⑳

對於國際商業信貸銀行的醜案，在各項新聞媒體中，最為積極揭發其醜行的，要算是美國的時代週刊。時代週刊曾兩次專題報導國際商業信貸銀行醜案的來龍去脈 (Time, July 29, 1991, pp. 42-47 and Sept. 2, 1991, pp. 56-58)。有關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在國際軍售黑市的活動，在九月二日出一期有詳細的報導，本文有關資料大都有取自該期報導的內容。

地，且神通廣大，其行動一如諜報及軍事化，儼如一支美國中央情報局和黑手黨的綜合體，故有黑色組織網（black network）之稱。

黑色組織的人員，估計約有四千人。這些人員皆經過特別訓練，皆能與黑白兩道人員接觸交遊。對於外國政府人員常予利誘拉攏，甚至賄賂收買。因此國際商業信貸銀行高級人員進出各國，有如外交人員，從事外交洽商。卡特政府任內的一些官員，包括卡特本人，於案發後被舉發有所瓜葛，即因此之故。當然，黑色組織亦作正常合法的業務活動，包括穀物稻米、咖啡、水泥、木材、地毯、魚類等國際貿易，甚至亦曾涉足國際石油市場。重要的是，國際商業信貸銀行本身亦參與運輸業務。所以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可以說是遍及世界各地的一家能自給自足的公司。

正如我們在前面說過的，國際商業信貸銀行是有史以來的國際軍售黑市最大號子。十年來，由其經手的國際軍售，無論是合法或非法的軍售，可說不計其數。尤其是國際間涉及政治高敏感度的軍售案，包括對貨主或貨物的敏感，往往透過國際商業信貸銀行的黑色組織網來進行。舉例而言：

（一）一九九一年沙漠風暴之役中，首先攻入科威特市的科威特前衛軍，其帶頭武力即南斯拉夫製造的M-84戰鬥坦克。此種坦克為蘇聯T-72改良型坦克。科威特所以在流亡國外仍擁有此等裝備，即在其流亡期間，經國際商業信貸銀行仲介經手購得。科威特在這次黑市交易中，共購六十四輛，並由國際商業信貸銀行提供資金外，尚包括提供技術及支援人員。這些人員大都為東歐國籍的外籍兵團。

（二）不久前，國際商業信貸銀行正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阿布達比酋長國（Abu Dhabi）進行一項計畫，組織部署一支幻象式戰機聯隊，並成立地面攻擊飛彈系統。

（三）在今年初，國際商業信貸銀行曾仲介售出OF Mark II戰車給阿布達比。此種戰車原製造廠為義大利Oto Melara軍械廠。稍後，國際商業信貸銀行準備從北韓取得一打S-23型一八〇釐米砲，轉售予阿布達比。

（四）過去三年，國際商業信貸銀行曾替兩伊仲介武器交易，並給予資金貸款。據所知，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從巴西取得Astro II戰場用多發火箭發射座，從中共取得蠶式飛彈，售予兩伊。

（五）國際商業信貸銀行曾從南非取得法國製造的Roland飛機飛彈系統和G-6機動高砲單位，轉售給伊拉克。

（六）據報導，國際商業信貸銀行曾在一九八九年為阿根廷安排出售TAM戰車給伊朗。不過阿根廷政府一直否認有此項交易。

從以上這幾個例子，可以看出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從事軍售黑市，無所不有，無所不能。所以有人說：「他們什麼都能做。從仲介交易、提供資金、簽發信用狀、假造用戶（end-user）證書、運送貨品、提供修護補給零件、訓練人員，甚至供

應人員。客戶可以訂購一顆子彈，雇用一架飛機專人專送，請人投擲發射，都可包括在一項訂貨單內」。²⁸

無庸疑問的，國際商業信貸銀行的老板是那一國籍的人，該銀行即為那一國作最大的支援與服務。最近幾個軍售案皆與阿布達比有關，即是例子。而過去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對巴基斯坦的關係，亦為如此。曾有一段時間，國際商業信貸銀行以巴基斯坦核子計畫的代表人自居。所以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對巴基斯坦提供最多核武飛彈技術。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國際商業信貸銀行與中共的掛鉤。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在中國大陸設有支行。這是惟一資本主義式銀行在共產國家獲得成立的第一家銀行。國際商業信貸銀行一直與中共經營軍售的科技工業進出口公司（CITIC）建立密切關係。中共過去一些秘密軍售，特別是對中東地區的軍售，即透過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從中仲介、代銷，甚至秘密運送。根據美國國務院的一項秘密文件洩露，中共曾經由國際商業信貸銀行轉手，出售伊拉克和沙烏地阿拉伯一批蠶式飛彈，而這些飛彈經改良，多配備了以色列製造的高性能導向系統。由此可見國際商業信貸銀行經手的軍售，不是單純的軍事交易而已，而且帶有改装提高性質的交易與服務。另根據瑞典國際和平研究所最近的統計資料，一九八七年中共對外軍售的總值為二十五億五千萬美元，一九八八年為十八億一千萬美元，一九八九年為八億一千七百萬美元，一九九〇年為九億二千六百萬美元。表面上，這幾年來中共受到國際輿論壓力，逐年減少對外軍售，但事實是否中共已逐年將對外軍售轉化地下活動？這是值得進一步探索的問題。³⁰

總而言之，國際商業信貸銀行一案暴露的黑幕，只是國際軍售黑市的冰山一角。我們不敢擔保沒有另一個國際商業信貸銀行的存在或再出現。一九九〇年代的國際軍售市場是一個多國賣主、多元賣貨，而以買主為主的市場。國際軍售市場競爭激烈，利潤的考量遠勝政治軍事的考量，國際間如何抑制國際軍售的氾濫，促進國際的和平與穩定，將是未來國際政治面臨的大課題。

（民國八十年十月廿五日光復節）

註²⁸ *Time*, Sept. 2, 1991, p. 57, 時代週刊就批評說，「國際商業信貸銀行不單單是一個銀行而已。你可以透過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取得任何你想要的東西，包括各種槍、砲、甚至核子武器技術」。

註²⁹ *Ibid.*, p. 58.

註³⁰ "Inside Beijing's Arms Bazaar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22, 1991), pp. 36-38; "For Sale: Tools of Destruction," *Time* (April 22, 1991), p. 44.